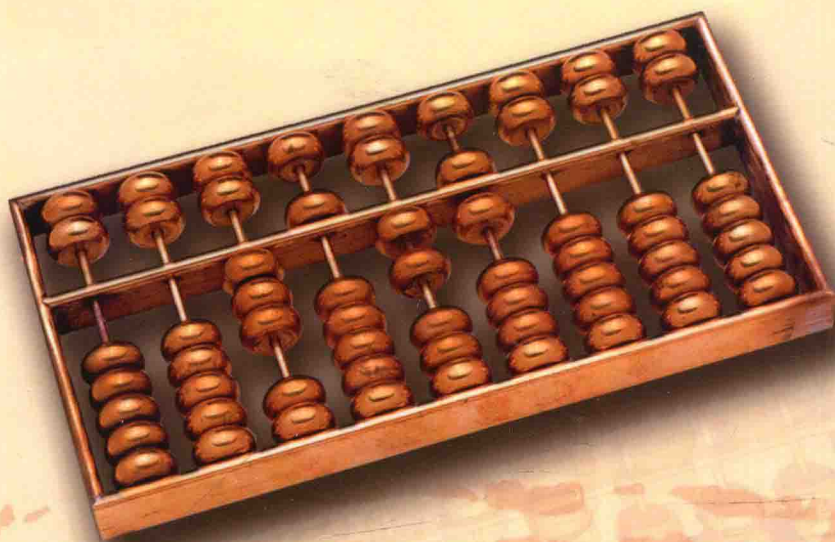


深谋远虑，运筹帷幄

晋商的精算

JINSHANG DE JINGSUAN

——晋商财雄天下的商战传奇



王拥军◎著

凭着勤俭节约的品质、精打细算的习惯、严控成本的手段，叱咤风云五百多年。他们把大算与小算糅合在一起，顺应商情，及时战略转移，从而打开了从站稳脚到铺开来，从专业化到多元化，从独资经营到联合手合帮的好局面。这也是一出有斩获的晋商商道。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千年一醒

见微知著
去伪存真

以崭新的笔触披露惊心动魄的真相
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

王剑冰 主编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年一醒/王剑冰主编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3.7

ISBN 978-7-80765-798-9

I.①千… II.①王… III.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3308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359 000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名人再现

韩非的命运	何满子	3
张居正之死	李国文	6
从思想者到阴谋家——洪秀全的演变	刘 刚 李冬君	14
也说慈禧	山 谷	21
严复的另一面	施晓宇	29
王国维之死	李国文	39
天命	祝 勇	45
文章将军:吴佩孚	耿 立	55
1937,专访梅兰芳	张若谷	63
陈寅恪:四海无人对夕阳	齐 物	67
隐士与叛徒	王开林	73
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	邵 建	84

还原真相

1864,清军攻破太平军“天王府”		93
亨利·诺曼眼中的北洋海军	周英杰	95
1900,忻州日记——传教士逃亡过程中的记录	张海燕	101
1903,“苏报案”邹容审讯记录		106
1904,慈禧回忆中的义和团	德 龄	111
1905,中美抵制美货的报道		115
1911,武昌革命日志(10月19日——20日)		119
1911,武昌革命日志(10月28日——29日)		124
1911,武昌革命日志(10月30日——11月3日)		128
1929,采访中苏之战	鲍威尔	131
周作人“汉奸罪”审判笔录		135
1948,“国大”采访中的花边新闻	赵浩生	143

内幕秘闻

从“叫歇”到“西行家”	吴 钧	149
参观清军炮兵操演	[俄]叶·科瓦列夫斯基	158
只爱娥眉不爱官——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	黄 波	162
袁世凯戊戌年告密的真相	张 程	169
梁启超悲悼菊花砚	周树山	174
“杨翠喜案”：是权色交易，也是政治斗争	黄 波	183
帝国政治的腐败之斑——晚清变法及宪政改革的几个节点	周树山	189
《泰晤士报》：严复来信中的辛亥革命	严 复	200
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	张 鸣	204
围绕《赛金花》的一次朝野对话——旧刊今识	吴立昌	208
汪精卫欲杀胡兰成之谜	赵子云	214

历史回眸

思想史中女人的位置与角色的断想——以先秦诸子为例	贺璋琰	221
孟子的逻辑	鲍鹏山	230
董仲舒们的历史困境	周 天	235
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	张宏杰	241
甲申三百六十周年祭	王春瑜	247
“康雍乾”三朝对于士人的训化——再说清代有经学无儒学	王学泰	251
皇宫里的酱缸生意	张 鸣	262
拱手出让的“领事裁判权”	周英杰	264
太平军的“反封建”	牧 惠	270
清王朝的历史教训	张耀杰	279
辛亥以来“孙黄”历史地位的变迁	金竹山	284
要不要废除婚姻和家庭——民国的一场“另类笔战”	熊培云	289
寻行数墨	韩 羽	294
铡刀、棒子和妇女权利	张 鸣	297

名人再現

韩非的命运

何满子

论者曾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比之于我国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。就一时人才之盛,文化精英人物思想之活跃,学说之斑斓璀璨言,两者确中西前后映辉,有其可比之处。两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基础与文化环境迥异,毕竟不可相提并论。不过,令人惊异的是,虽然地域、历史和文化环境悬殊,且又“萧条异代不同时”,可是有些学说的思路和精神实质却出奇地神似,若合符契。这里想举意大利马基雅维利(1469—1527)的《君王论》和韩非(约前280—前233)的《韩非子》书为例。

《君王论》和《韩非子》都是关于政治操作的策略书,论述权力者应如何控制局势,驾驭臣民,削除异己,防范威胁,以权威与术数应付各种事变。要之,其精义是使权力者自身不受困扰而能宰制一切。马基雅维利主义被称为“狮子加狐狸”即暴力与狡诈相结合的统治术,宣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背信弃义的理论。马基雅维利传授给权力者的警句有“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”、“依靠某种邪恶而卑鄙的方法会带来莫大的好处”等等令人瞠目结舌的露骨的流氓哲学。东方人的韩非说得没有如此赤裸,但骨子里一样。

韩非劝权力者必须牢牢地掌握“二柄”：“二柄者，刑德也。何谓刑德？曰：杀戮之谓刑，庆赏之谓德。为人臣者，畏诛罚而利庆赏。故人君自用其刑德，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。”（《韩非子·二柄第七》）这是大棒加胡萝卜政策，比马基雅维利的被人畏惧胜于受人爱戴说似乎还带点怀柔色彩。但他在同篇中又立即提醒权力者要威重于爱。他说：“爱多者则法不立，威寡者则下侵上。是以刑罚不必，则禁令不行。”重法严刑能使臣下服服帖帖，这就和马基雅维利的使人畏惧说完全同调了。

韩非也曾以不同的语言表述马基雅维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。《外储说左第三十三》中断然说：“恃势而不恃信。恃术而不恃信。”儒家宣扬“民无信不立”，韩非说信不可恃，不必恃，只需恃威势和权术；信义既可不顾，自可达目的不择手段，马基雅维利所设计的“依靠某种邪恶的卑鄙的方法”也就成了韩非学说的应有之义了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评韩非“其极惨礉寡恩”，这定评也可用之于马基雅维利主义。《君王论》和《韩非子》一样，有大量玩权术、耍阴谋，以诡谲的手段试探臣下、施行以敌制敌的伎俩等等令人惊叹的统治策略，并各用史例或现

实人生中的故事加以阐释,以证实其说,真堪称专制君王御世的权术教科书。

地距万里,时隔一千七八百年,一个十六世纪西方学者的著作《君王论》,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哲人的著作《韩非子》,为权力者设计的统治术竟如此相近,而且两书在实际权力操作中同样具有强悍的生命力,确可为比较文化学的研究者取为有意义的课题。马基雅维利的书问世后,就为权力者所宠爱,强人如路易十四、腓特烈大帝等都照此办理;直到纳粹头子希特勒和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,都将《君王论》奉为床头秘典;斯大林的笔记里也录下了“受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”的箴言。在中国,则集大成于韩非的法家思想,特别是其治术,从秦始皇起便是历代王朝的御世心法;即使饰以儒学,也大抵阳儒阴法,韩非那一套术数是权力操作的灵魂。愈是精明强悍英毅果断的皇帝,运用得愈恣肆,愈赤裸。本世纪还出了个“四人帮”,搞了个“评法批儒”,要把法家推为独尊地位。可见韩非的那一套,在权力操作中的确管用,因而遗泽深远。

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权力圈子里周旋了些年月,最终被权力所委弃,贫困孤寂而死,暮景凄惨。韩非的下场更是悲剧,他向慕他的名而十分赏重他的著作的秦王政进策,被嫉妒他的同窗哥们李斯进谗下狱,李斯又以毒药逼他自杀。连为之作传的司马迁也慨叹“余独悲韩子为《说难》而不能自脱耳!”颇哀悼他的作法自毙。

《说难》一篇,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全文引录(与通行本《韩非子》所收,文字略有出入),可见司马迁对此文的精辟十分欣赏。此文对权力者的心理分析可谓洞察隐微,韩非没有想一想,如此洞察君王心肝五脏的能人,必将招君王之忌。即使没有李斯的谗害,秦始皇最终也不会放过他。凡权力者,特别是不可一世的强人,最害怕的是有人能看破他的脚法手气。无论远近亲疏,臣民朝野,那些能识破其秘密,看透权力操作底细的人,都绝不会被轻易放过。倘有识破行藏而又不识相的人哇啦哇啦,敢与舆论不一律,便必遭收拾。这是专制统治者万世不易的驭下心法,可叹韩非这样聪明绝顶的哲人,深知之而竟身蹈之。这位懂得“人主亦有逆鳞,说之者能无撻人主之逆鳞,则几矣”的道理的韩非,不知自己表现在议论中的高出人主的智慧也正是“撻逆鳞”的大忌,其“不能自脱”也宜矣。

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文化舞台上的诸子,大抵带有策士气。其实,春秋末期如孔子,就已经周游列国找出路,或四访贤主进策以求行道了。墨、孟、荀诸子都曾干谒诸侯,献议进策,更不说纵横家之到处进说求售了。凡策士,都兼有智囊人物和说客的两重身份。既然要说得动听,折服权力者,就必须讲究揣摩。揣摩者,研究权力人物的心理,他们的所求所欲,喜怒爱恶,以便投其所好之意。揣摩的经典相传是《阴符经》,《战国策》中讲苏秦为了当成功的说客,头悬梁锥刺股地刻苦研读的就是这套看家本领。《阴符经》是兵家书,或说是道家书,今存一卷,不辨真伪,多半是伪书。其内容除了略有知彼知己之类可以依附到“揣摩”上去的意思

外,没有探测人主意旨的诀窍。隋代学者王劭说,苏秦研读的应是《鬼谷子》中的《揣摩》《摩意》两篇。(大概出于王劭的《读书志》,王劭书今佚,此说为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中《索引》所引。)《史记索引》说“揣摩”即“揣人主之情,摩而近之”,甚为得解;而苏秦正是鬼谷子的门徒,故此说似较合理。韩非处于战国末期,一代说客揣摩人主的经验积累到他已臻于成熟,只要看他在《说难》篇中对权力者的精辟的心理分析,把权力者只好做不好说的内心隐秘都曝了光,可说达到了揣摩的极致。他写成了书,连权力者看了,也要吃惊。在后世权力者的眼里,他写的是前人,只有赞叹;而在与韩非同时的秦始皇看来,却是在揭包括他在内的权力者的底。对如此洞察真伪、看透秘密的危险人物如何能容纳得下?韩非的悲剧下场不在于他献议的法家治术,而倒霉在他的威胁性的揣摩。此所以司马迁说“韩子为《说难》而不能自脱”的深意,真是一针见血。

这对于后世的文人也是教训,要避其所当避。须知权力人物倘是读前人的作品,不管是议论性的还是形象性的,不论内中揭露、评讥权力人物如何尖刻,哪怕议论或刻画的内容正好和读作品的权力人物及其作为如何相像,他都不会介意,还会取赞赏态度;倘是当时人的作品,权力者就会判断是在针对自己或针对时政,就会触动神经,乃至还会对号入座,那麻烦就来了。是议论,就成了“恶攻”;是小说,便是“用小说反什么,是一大发明”,作者就吃不了兜着走。古今以言谈罹罪者大多这样被套上的。谁叫你看得那么透?看透了还不说,偏要看得破,熬不过,形之于口舌笔墨,倒霉活该!此之谓“说难”——不过,这回的“说”不是当“说客”、“游说”的说,而是说话的说,即发表点言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2000年8月,上海

张居正之死

李国文

一代名相张居正，缠绵病榻半年以后，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六月二十日，在痛苦和污秽中死去。他一死，也就意味着大明王朝的顶梁柱倒了，这大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倾圮塌毁下去。

相府门口的卤簿仪仗，还是往日一样的阵势，但那标着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字样的警示灯笼，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，沉重的死亡气氛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在京城无风的夏夜里，丧家门前的盏盏白灯，宣告着这位曾经决定王朝命运的人物，拥有“太师、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中极殿大学士”头衔的首辅张居正，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大家松了一口气，一个太强横的政治家，往往不很得人心。尽管他了不起，人们不见得都买他的账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张居正（1525—1582），字叔大，号太岳，江陵人。嘉靖进士，先授编修，后为国子监司业，旋任裕王邸讲读。穆宗即位，迁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后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。神宗即位，受顾命，先为次辅，后连大珰冯保，谋逐高拱，为首辅至此，已十年矣。

在僧众超度亡灵的唸音中，显然早有准备的丧服，立刻派发下来，男女老幼，在死者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换了装，家属们一律披麻戴孝，臣工们悉皆素服青衣，默默地肃立在庭院里候命。至亲们将死者朝服冠戴，装裹停当，然后抬至正堂设置的灵床上；司仪官一声“举哀”，阖府上下，跪地叩首，向这位大家长告别的时候，那哭声，几乎震动了京城。

神宗皇帝特派内官视殓，两宫太后着人前来慰问，并致赙仪，其隆重，其高规格，毫无疑义，这是一场倍极哀荣的丧礼，对京城人来说，也是难得一见的八十四抬的大出殡场面。

死，对死者来说，是结束；但对非一般的死者来说，就未必是结束，说不定倒是无法盖棺论定的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。福兮祸兮，死的人自然了无所知了，但对还活着的人，那就必然要面对不知是好是坏的未来。所以，他那年迈的老母，他那成年的子女，尤其他那备受宠幸的年轻姨太，至少有七位，哭得呼天抢地，痛不欲生。

其深层次的原因，说白了，是恐惧，是对于明天的叵测，是对随之而来的灾难的一种第六感觉。张居正实在太强了，强到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他特别介意的反对

派,所有斗胆敢对他挑衅发难的同僚,都是不足挂齿之辈。他生前,是谁也奈何不得的强人,但身后,他再无法动用手中的权力,封住所有人的嘴巴。鬼知道明天天亮以后,这些嘴巴会吐出什么象牙来?如果这些人仅只说说,倒也罢了,肯定,耐不住还要动手动脚的。那些泣血稽颡的亲属们,都明白这是必然要出现,必须要承担的结局。所以,这一夜,是首辅府十年来最长的、也是最难熬过的一夜。

然而,不论谁跳出来,也改变不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伟人地位。

《广阳杂记》载蔡岷瞻曰:“明只一帝,高皇帝是也,明只一相,张居正是也”,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,朱元璋是开创者,有功,张居正是改革者,更有功。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,若无张居正的十年改革,又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话,朱明江山早就该画上句号了。

他的改革,使衰败至极的明王朝得以重振雄风,他的伟大,在这里。

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改革,成功者少,失败者多,独他的改革,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,他的伟大,更在这里。

任何统治集团,只要不想完蛋,不想被人弑掉脑袋,或被人赶下龙椅,必须不停地自我完善,适应时代的进展。但是,改革谈何容易,任何政治上的、或经济上的改革措施,无论大小,一旦触犯既得利益集团,一旦冒犯维护旧秩序的传统势力,一旦在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上有所变化,你就等着吧,以上这些死硬派结合起来的圣同盟,就会想方设法地抵制、打击、反扑,乃至疯狂镇压。

历史上很多从事改革的志士仁人,最终都被这些顽固派整得七荤八素。往远看,秦国孝公变法,国家强大了,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;往近看,清末百日维新,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,谭嗣同的脑袋,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。

但张居正却是一位真正的强者,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鲜有的能够获得成功的改革家。他活着一天,众人仰望着他一天,整个大明江山,在他的目光下,按部就班地运作一天。这荣光,这庄严,这不可一世,这众望所归,一直保持到他断气,保持到他下葬,保持到大约有半年工夫,大家不敢放一个屁,可见虎死不倒架的余威,如何令人凛冽。

然而,这位强人,终究还是败了,那最长的一夜里的第六感觉,应验了。

道理很简单,中国的小人,从来多于君子,有时候,那个做皇帝的,就是最大的小人。张居正未必不小人,但比之他辅佐的朱翊钧,他的学生,还多少逊色。这位神宗皇帝发起了这场死者缺席的审判,一定要将他毕恭毕敬的老师,整成一堆臭狗屎才罢手。

平心而论,张居正的死亡,是正常的,无论如何,他是寿终正寝。但张居正的下场,却有点不正常。因为死后的清算,往往更为惨烈残暴,除了对江陵张府挖地三尺、对张家老少无情灭绝之外,差一点要掘坟碎棺,将他的遗骸拖出来喂狗。所以,严格地说,这位从国子监咬文嚼字的司业,爬上首辅高位的张居正,也是属于

非正常死亡的文人。

张居正活着的时候,是中国历史上除了篡位的奸相之外,唯一的连皇帝也得视其脸色行事的辅佐人物,诸葛亮何其了不起,阿斗称其“相父”,他也不能像张居正对待万历般地对待阿斗。有一次,这位首辅给朱翊钧上课,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,读“勃”如“背”,他大声吼责,声若洪钟:“当读‘勃’!”吓得皇帝面如土色,差点尿了裤子。还有一次,神宗被小太监勾带着出宫嬉玩,惹恼了太后,威胁要废黜,另立其弟潞王。如果这位首辅投赞成票,神宗就得完蛋。张居正一边加以训斥,一边为之缓颊,保住了万历的帝位。所以,张居正之弟去世那年,他曾经打过报告要辞职,竟然用了“归政”二字。有一次,他对友人说,我不是“辅”,而是“摄”,大有摄政王的意味,这些用词遣字的细微处,可见其精神上的狂妄,也可知其比皇帝还皇帝的权威。

于是,这位很大程度属于特例的改革家,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,像坦克车一路碾压过去,没法不取得成功,没法不收到成效。只有他想不到的事,没有他做不成的事。

但是,得意的人,常常疏忘的一点,上帝从来不给人百分之百,你可能什么都得到了,房子,车子,票子,位子,以及炙手可热的权力,以及火焰般绚丽的声名,以及玉体横陈的极乐世界……然而,拜拜再见,阁下却活到头了,这才是痛苦莫名。拘魂使者出现在你面前,房子带不走,票子带不走,甚至妙龄女子的一个吻,也带不走。你那曾经上可九天揽月、下可五洋捉鳖的本事,在此刻只有倒气的回光返照之时,什么都等于零了。于是,眼看着你的奔驰别人坐,你的豪宅别人住,你的年轻老婆别人睡……甚至当你魂游故居,发现你太太在象牙床上,与你的候补者颠鸾倒凤之际,竟没有一点茶蘼之叹,已经做鬼的阁下,肯定后悔当初,何必把手伸那么长,什么都捞,什么都要了。

张居正同样,根本想不到,五十多岁,六十不到,正是男人的第二青春期啊,正是他如火如荼,沸沸扬扬,举国上下都得按他节拍跳舞的盛年,他却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,这实在是太败兴了。

万历九年(1581年)的秋天,张居正开始便血,肛门淤肿,出现“下部热症”。不过,初初,他不甚当回事,因为他不相信死神敢来光顾他。

旧时中医没有“癌症”的概念,从表象看,当然作为痔疮来治疗。按现代医学的诊断,我想他应该是肛门,或直肠部位的癌肿。其实,放在今天,早期发现,早期治疗,不至于马上就要了他的命的。但是,无论中医怎样精心治疗,也是肛部血污不止,毒发断断续续,病势无法好转,缠绵床榻不起。到了来年二月,他实在难以坚持朝请,更不能坐在文华殿的硬木椅子上,给万历上几个时辰的功课,只好请求“俯赐宽假二旬、一月,暂免朝参侍讲。至于阁中事务,票拟题奏等项,容臣于私寓办理”。

这位强人，相信他会很快痊愈。

然而，癌扩散以后，病情不可能好转，只有日益严重。于是，请求续假的报告递了上去。三月初九，神宗照准，同时批曰，“卿其慎加调摄，不妨（在家办公）兼理阁务。”三月十五，神宗派司礼监太监张鲸前往相府探望，张居正躺在床上感谢皇恩浩荡。三月二十七，神宗又打发文书官吴忠代他向这位首辅慰问，张居正伏在枕上叩头，激动莫名，然后上疏：“臣宿患虽除，而血气大损，数日以来，脾胃虚弱，不思饮食，四肢无力，寸步难移，须得再假二十余日。”

至此，他才觉得自己病得不轻，但认为离死尚远。凡强人，都有极强的自信心。张居正是强人中的强人，其自信心又超人一等。坚信自己，而轻易不信他人，这种独断，当然了不起，但也是他一生的致命伤。此人一生中，树立了无数仇敌，却没有交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。

五月初五，端午，是张居正的生日，神宗惦着这位首辅和老师，派司礼监太监孙隆送去节礼和赏赐。这时，病入膏肓、沉痾难治的他，终于明白，一时半时是好不了了，于是，做出决断，上书乞休。

放弃权力，与要他命一样，是他极不愿意做的一件事，然而又不得不做，总请假什么时候是个头。即使在命悬一发的时候，这位权术大师还不忘测试一下神宗的信任度，他害怕长休以后，那权杖还有无可能回到自己手中。

一个离死不远、命危顷刻的重症患者，竟然有兴致玩这种钩心斗角的游戏，可见权力之异化作用，它使人格变态，心理扭曲到匪夷所思的程度。神宗很够意思，也很动感情，亲笔给他回复：“朕自冲龄登极，赖先生启沃佐理，心无不尽。迄今十载，海内升平。朕垂拱受成，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顾命。朕方切永赖，乃屡以疾辞，忍离朕耶！”接着的话，是张居正最愿意听的：“朕知先生竭力国事，致此劳瘁。然不妨在京调理，阁务且总大纲，令次辅等办理。先生其专精神，省思虑，自然康复，庶慰朕朝夕惓惓至意。”

我认为，这份手谕，对张居正来说，无疑是一帖定心丸，但这对他的病情实在不利。一个患者，若是始终处于警惕的精神状态之下，生命力可能更坚韧些；一旦放松，整个肌体的防御功能便全线崩溃。

果然，六月初，不粥；六月中，大渐；六月二十，气绝身亡。

他活得比几位差不多年龄的人，都要短命些。王世贞 64 岁，耿定向 72 岁，李贽 75 岁，他享年只 57 岁就撒手西去，这是他绝未料想到的。说老实话，中国有许多人，在其盛时、旺时、兴头上时，绝想不到会呜呼哀哉的。什么叫留有余地，什么叫见好就收，什么叫急流勇退，在他们心目中，是不存在的。这些得意者忘了，无论你怎么强大，怎么厉害，怎么了不起，你无法改变上帝。这位活得太强硬，太傲岸，太顺风顺势，太作威作福的张居正，终于撇下他的改革大业，和他极标致、极风流，而且极其骚情的姨太太们，独自躺在棺材里，被运回家乡安葬。

绵延十多里，纤夫近三千人的浩荡船队，朝湖北江陵进发，那威风诚不可一世，然而，这一切对死者已毫无意义。所有那些唯恐权不大，名不高；唯恐房不大，车不好；唯恐手不长，钱不多；唯恐不能像公鸡那样占有更多母鸡的争夺豪取者，多多益善者，永无满足者，是绝不肯引以为戒的。

为相十年，张居正心力交瘁于改革大业，是他死亡的主因。

但是，“靡曼皓齿”，更是促其早死的“伐性之斧”，也为史家所公认。他之渴嗜权力，他之沉迷女色，两者的欲念几乎同样强烈。权愈重，欲愈甚，在权力场斗争得愈激烈，在女人身上发泄也愈疯狂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
此公对于漂亮女子，从来是不拒绝的。有一次，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，送他一尊栩栩如生，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，他自然是会笑纳的了。明代官员，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，但贪污程度，也为中国历代之最。张居正观赏之余，爱不释手，同时，又摇着脑袋，有一点不满足感。巡抚忙问：“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”张居正说：“若得真人如斯，可谓两姝并美了！”果然，这位巡抚还真物色到一位美人，不仅形似，而且色艺双绝，送到相府，这位七姨太，遂成为首辅的床第新宠。

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，明代好几个皇帝，都因贪色而亡。尤其正德、嘉靖以后，淫风大炽，整个社会充满着世纪末的气氛。享受，逸乐，奢侈，腐化，纵情，放诞，靡费，荒淫，是普遍风气。手握重权的张居正没有理由做清教徒，虽然他也很道德文章，这种官场人格的双面性，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。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，性欲愈甚，性事愈剧，相府后院收编的姨太太也愈多，他的过度放荡的性生活，使他提前走向死亡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的作者，认为张居正的死，系由纵欲过度，药物中毒所致。另一明代大文人王世贞，也认为张居正“得之多御内而不给，则日饵房中药，发强阳而燥，则又饮寒剂泄之，其下成痔……”结论也是死于女色，死于壮阳药。

因为妻姬众多，因为肆意淫欲，他不得不求助于药物，维持其性能力。据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称，张“末年以姬妾多，不能遍及，专取以剂药”，由于“饵房中药过多，毒发于首，冬月遂不御貂帽”。据说，这是服一种叫膈肭脐（海狗肾）的媚药所致，此药服后，热发遍体，即使数九天气，也戴不住帽子。因此，万历年间，首辅不戴，百官岂有敢戴之理？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，光头一片，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。

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堕落，对这位政治家的骄奢淫逸、纵情声色、刻薄寡恩、跋扈操切的诸多败笔，略而不计。清《四库总目》收《张太岳集》，在提要里评论他：“神宗之初，居正独掌国柄，后人毁誉不一。迄无定评。要其振作有为之功，与其威福自擅之罪，两俱不能相掩。”这种两分法，两点论，也是我们后来者，肯定他的改革，在历史中的杰出地位，肯定他的功绩，在历史中的伟大意义的同时，对其人

格方面应持保留态度的地方。

但是,历史,只记住对时代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主流和大节,张居正,毫无顾忌,放开手脚,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,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却是难能可贵的辉煌一笔。

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里,又有几个亲眼看到自己改革取得成果的政治家?

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,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,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,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,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。为推广“一条鞭法”,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,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。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,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,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,立竿见影,收到实效,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,摸得清清楚楚,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。

这次清查,从他上任伊始,一直查到万历八年(1580年),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: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,比弘治十五年(1502年)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。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,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,竟成了地主豪强,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,而逃避赋役的黑洞。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,“小民税存而产去,大户有田而无粮”的现象,得以基本改变,整个国家的收入,陡增几近一点五倍。十年努力,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,国库之充盈,国力之雄厚,为明历朝之最。《明史》说:“神宗冲龄践祚,江陵秉政,综核名实,国势几于富强。”

据陈登原《国史旧闻》,载林潞(此人约与方苞同时)的《江陵救时之相论》,竭力推崇这位改革家:“江陵官翰林日,即已志在公辅,户口阨塞,山川形势,人民强弱,一一列,一旦柄国,辅十龄天子,措意边防,绸缪牖户。故能奠安中夏,垂及十年,至江陵歿,盖犹享其余威,以固吾圉者,又十年也。”张居正死后,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。

改革是一柄双刃剑,成功的同时,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,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,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。所以,他死后垮台,墙倒众人推,落井下石,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,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。

树敌太多的张居正,以其智慧,以其识见,以其在嘉靖、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,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,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,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?以“夺情”为由,不奔父丧,紧攥权力不放,从而怂恿神宗对谏臣施廷杖,打了那么多人的屁股,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?后来,我读袁小修的文章,这位张居正的同乡,有一段说法,使我释疑解惑了:“江陵少时,留心禅学,见《华严经》,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,乃是大菩萨行。故其立朝,于称讥毁誉,俱所不计,一切福国利民之事,挺然为之。”(《日记》卷五)

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,炼字如金,一个“挺”字,便将其特立独行,四面受敌的处境,形容出来。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,显然,下来是死,不下来也是死,他只有继续“挺”下去的一条路好走。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,他估

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，只要不死，他就继续当首辅。只要在这个座位上，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。

但是，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，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，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，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，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，他可以不在乎。可是，那早先的小学生，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，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，他是不能不在乎的。可他太过于相信太后的话，万历不到三十岁，不令其亲政，这位恋权的政治家，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，于是，视事如旧。

结果，他到底败在了这个年轻人手里。

在这场清算运动中，最起劲的，最积极的，最没完没了的，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，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。而最莫明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，矫枉过正，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推翻了。他否定了这场改革，也就等于将已经停放在棺材里的大明王朝，经张居正十年之功，好容易撬开来，得以透一口气的棺材盖，他又给钉得死死的。《明史》说：“明之亡实亡于神宗”，很简单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

《实录》说张“威权震主，祸荫臻乘”；海瑞说张“居正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”，都有为他惋惜之意，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，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。人走茶凉，当是不可避免，但死无葬身之地，险几抛尸弃骨，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，而太藐视别人的弱。

强人会弱，弱人会强，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。

张居正的全部不幸，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，这个精神怵急，性格偏执，缺乏自律能力，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，做好事，未必能做好，做坏事，却绝对能做坏。诸葛亮比他幸运，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，但后主阉懦，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。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，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。你在，我怕你，你不在了，我还用怕你？再说，冯保给外放了，太后也交权了。一拍御案，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，又能奈我何？

据说，万历不再是小孩子，进入青春期后，得知他的首辅府里，美女云集，佳丽环绕，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，这把年纪，竟能如此生猛。佩服之余，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，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，甚乏艳福。所以，我一直认为，万历在张居正死后，立刻翻脸，从心理角度分析，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。这种隐忍下来的怨恨，一旦得到宣泄，那绝对是可怕的。

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，他之所以伟大，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，以君临天下的态势，没有同志，没有智囊，没有襄助，没有可依赖的班子，没有可使用的人马，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，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，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，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，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。